

我的一生中,难以忘怀的地方,除了故乡,就是我谈情说爱的徐家汇。我和我妻子,当年都住在上海东北角的杨树浦,而徐家汇在上海的西南角,两地相距很远,用上海话说“离开八只脚”,去一趟要转乘三四部车子。我俩怎么会跑到徐家汇去谈情说爱呢?

原来,她1960年师院毕业,分配到松江第二中学教书。而松江到上海,长途车只到徐家汇,于是乎她每个礼拜六下午由松江到上海,我就从杨树浦路赶到徐家汇去接她。三四年时间里,两个人徜徉在徐家汇那几条马路上,卿卿我我,私定了终身。

记得我那时二十五六岁,青年的激情像团火,每到周六,早早下班,转乘几部公交车,来到徐家汇天主教堂边那个小小的沪松汽车站,等着一辆辆松江的大巴过来。那时大概20分钟一班,每来一辆车,我就站起来迎上去;如看不到她的身影,又回到那张长条凳上,心想下辆准来了。

等人是焦急的,但等自己的心上人,心里却是甜蜜的……突然,眼前一亮,她终于来了。修长的身影,穿着粗呢的外套,肩上背着马桶包,看上去漂亮又时尚;如果是夏天,她白衬衫下一袭黛色丝裙,随风飘逸,令人赏心悦目。

当时的徐家汇,在上海市人眼里,自然不能与淮海路南京路相比,但我们两个人却偏偏钟爱有加。那时徐家汇远没有如今的繁华,天主教堂和藏书楼两幢褚红色的房子俨然就成了“标志性建筑”,还有华山路上的交通大学……但我俩最喜欢的是衡山路,粗壮的法国梧桐遮天蔽日,晚上路灯隐在树丛里,如天上的星星。在如此如诗如画的“爱情大道”上与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“压马路”,该是多么的温馨和幸福呀!

那个时代的谈情说爱,简单而实在。我们一般会在华山路上一片面店里吃碗小馄饨,再在交大对面一个馒头摊上买两个高庄馒头。这店的馒头很特别,可一层层撕下来,和着馄饨一起吃,很有嚼劲。至今回忆起来,我老伴还回味无穷呢!

我老伴的“箱底”,至今还保存着一件“徐家汇牌”衬衫。当时我俩刚工作,工资都不高,很少买东西。但有一次在徐家汇一个百货商店的布匹柜台,看到一块白底蓝色小花的布,她赶紧拿住脚步不走了。营业员赶紧拿着花布在她身上比量。一元多买回了这块布,她自己裁剪做成一件衬衫,穿在身上十分漂亮。这件“徐家汇牌”花衬衫她穿了一阵就收进了箱子,如今成为我俩爱情的纪念。

当年我们在肇嘉浜路徜徉,在华山路流连,而更多的是在衡山路的梧桐树下,坐在路边的凳子上,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……有时,两人一言不发,只是望着天上闪烁的星星,听着梧桐叶的沙声,心里都流淌着无比的甜蜜。有时我俩索性走进衡山电影院,痛痛快快看个夜场,再回杨树浦。

几年后,爱情之花终于开放,我们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。说来很巧,这两个孩子,后来竟与徐家汇都有了缘分。儿子上学学的是建筑,从1988年到1991年的四年时间里,他头戴安全帽,与工人师傅一起,建造了五幢20多层楼的玉兰花园。后来他担任了项目经理,把在徐家汇学到的创业精神,带到了其他工地。而几年后女儿也进入徐家汇的东方商厦,在意大利专卖店当上了经理。

最近我和老伴庆祝金婚,特地又“旧地重游”。徐家汇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大商厦鳞次栉比,各类商品琳琅满目,马路上车水马龙,行人熙熙攘攘,处处显现着繁华的现代气息。

入夜,我们又来到衡山路。衡山路依然是那样安静,浓密的梧桐树下,咖啡馆闪烁着幽幽的紫光,耳畔流淌着轻柔的音乐,我和老伴仿佛又回到五十多年前的光景……

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,开学了。忽然想起一个故事。

美国华盛顿州贝灵汉小学网站上,一天出现这样一条通知:因为天气实在太好了,学校准备临时放假一天。学校校长桑普森表示,孩子们需要享受放假的快乐,这样才能精力充沛,展现出孩童时代应有的活泼。在过去的整个冬天里,孩子们都在盼着下雪,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用到学校上课了。但遗憾的是,这样的天气一直没来,孩子们深感失望,他们太想找一个不用去学校的理由了。桑普森理解孩子们的感受,于是当晴好的天气到来时,决定放假一天。

好一则有意义、有趣味的新闻!我们听惯了只有在下大雪天、在台风季节等自然灾害时学校放假、让学生平安在家的消息,而在晴朗的艳阳天里给学生放假,确实十分新鲜。桑普森校长理解孩子们想“额外”放松一下的心情,遇到难得的一个艳阳天,决定放假一天,给孩子们一次难得的玩的机会。这实在是高明之举。桑普森校长不但有爱心,而且有童心,他的心与孩子们的心是相通的!

而多少年来,我们却听惯了在双休日、在假期里给孩子们补课的新闻,耳朵都已生茧。有识之士“把假期还给学生”的呼吁虽然经年历久,效果式微,无情地淹没在滚滚的补课大潮中。不少学生是没有假期的,甚至没有双休日!君不见,各式

唐诗人杜牧的千古绝唱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,呈现了江南春天烟雨迷蒙中若隐若现的楼台景致,渗揉了岁月沧桑,令人心醉,引人遐想。只身一于在海涩艰深的古文字领域,此刻我走进的则是被历史烟雨弥漫着的“楼台”二字……

楼的先文“娄”,繁体作婁。这是一个“有故事”的字。

甲文婁是女人头顶藤竹做的簪子,两手持之的状形(图一)。宛如朝鲜族妇女代代传承善于头顶瓦瓮、包袱等走路的民俗写照。“头顶物”的婁自然有高起重叠之意。含婁此义的如婁、婁、婁等字。

高出重叠的“婁”与木配,表示此“楼”属木结构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楼,重屋也。”重屋意指两重屋顶,不是严格意义的楼房。先秦典籍中的“楼”,大多是城台上的建筑,非地面所起之楼。秦汉之际,地面两层以上建筑多称“阁”,鲜称“楼”。“两层以上建筑”为楼的释义。

顺语,汉魏时期,青漆粉饰的华丽楼宇称“青楼”,其并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。《晋书·麹允传》有“南开朱门,北望青楼”的名句。“青楼富家女”即“千金小姐”。由于华丽的楼宇与艳丽奢华的生活往有关系,渐渐青楼的词意发生了偏指,唐以降专指烟花之地,称妓院为“青楼”了。

与婁搭档字义大相径庭的字,先文都是“婁”。高起重叠的“楼”等如此,婁的其他意涵组成的新字,其中的“婁”也不是历来界定的仅作为形声字声部。

小篆婁之构形已讹变,《说文》:“婁,空也。从母、中女。”有解为中年“母”腹空不能孕、也。婁(婁)字自然有空意。婁的编织义,加糸、金为“缕、缕”便更明晰。缕,衣之破如“婁”之孔,衣衫褴褛也。

母系社会后,处于男尊女卑时代,古汉字中的不少字是“捕获与制伏”女人的,在今天的一些正体字形里仍有印记。“妥”与“奴”,字形都是用手(又、ㄣ)抓女子,使之妥协为奴。金文的“婁”与要(腰)同形,并有新解,指他人之双手在抢搂女人(图二)。

让我这“军迷”添彩的是一次与外地朋友聚会。那天,有一位刚从解放军27集团军转业的朋友津津乐道27军军史,有好事者“掬”出我,说我对军史很有“研究”。那位转业朋友端着酒杯径直朝我走来,嘴里一个劲地嚷着“知音!知音!”。谁料他并非“友情为重”,而是拱手道:“朋友,不是我考你,我想请教你,当年志愿军27军赴朝鲜作战第一个战斗地点在朝鲜何处?”呵呵,这明明是考我嘛。我想都不用想,脱口而出:“长津湖!”转业朋友立即竖起大拇指,将杯里的白酒一饮而尽,然后给了我一个熊抱。我理解他对老部队的感情,当年身着单薄棉衣的志愿军27军指战员,凭着简陋的装备,在冰

天雪地与美军王牌陆战一师交手,首创抗美援朝战役全歼美军一个团的战例,真的难能可贵啊!进入新时期以来,作为一个军迷,我为国防建设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突飞猛进而欢欣鼓舞。辽宁号航母成功试航,被誉为中华神盾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威震南海;拥有携带分弹头的公路机动式东风-31/东风31A、东风-41、东风-5B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“巨浪”-2潜射洲际弹道导弹闪亮登场;日前,歼-10战机在俄罗斯航展又赢得人们喝彩;国人最企盼的歼-20隐形战机和无人飞机已试飞成功,将列装部队……

自豪啊!为强大的我军自豪,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自豪!做个中国军迷,自豪!

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,开学了。忽然想起一个故事。

美国华盛顿州贝灵汉小学网站上,一天出现这样一条通知:因为天气实在太好了,学校准备临时放假一天。学校校长桑普森表示,孩子们需要享受放假的快乐,这样才能精力充沛,展现出孩童时代应有的活泼。在过去的整个冬天里,孩子们都在盼着下雪,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用到学校上课了。但遗憾的是,这样的天气一直没来,孩子们深感失望,他们太想找一个不用去学校的理由了。桑普森理解孩子们的感受,于是当晴好的天气到来时,决定放假一天。

好一则有意义、有趣味的新闻!我们听惯了只有在下大雪天、在台风季节等自然灾害时学校放假、让学生平安在家的消息,而在晴朗的艳阳天里给学生放假,确实十分新鲜。桑普森校长理解孩子们想“额外”放松一下的心情,遇到难得的一个艳阳天,决定放假一天,给孩子们一次难得的玩的机会。这实在是高明之举。桑普森校长不但有爱心,而且有童心,他的心与孩子们的心是相通的!

而多少年来,我们却听惯了在双休日、在假期里给孩子们补课的新闻,耳朵都已生茧。有识之士“把假期还给学生”的呼吁虽然经年历久,效果式微,无情地淹没在滚滚的补课大潮中。不少学生是没有假期的,甚至没有双休日!君不见,各式

唐诗人杜牧的千古绝唱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,呈现了江南春天烟雨迷蒙中若隐若现的楼台景致,渗揉了岁月沧桑,令人心醉,引人遐想。只身一于在海涩艰深的古文字领域,此刻我走进的则是被历史烟雨弥漫着的“楼台”二字……

楼的先文“娄”,繁体作婁。这是一个“有故事”的字。

甲文婁是女人头顶藤竹做的簪子,两手持之的状形(图一)。宛如朝鲜族妇女代代传承善于头顶瓦瓮、包袱等走路的民俗写照。“头顶物”的婁自然有高起重叠之意。含婁此义的如婁、婁、婁等字。

高出重叠的“婁”与木配,表示此“楼”属木结构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楼,重屋也。”重屋意指两重屋顶,不是严格意义的楼房。先秦典籍中的“楼”,大多是城台上的建筑,非地面所起之楼。秦汉之际,地面两层以上建筑多称“阁”,鲜称“楼”。“两层以上建筑”为楼的释义。

放个晴天假

吕震邦

朗朗的艳阳天里给学生放假,确实十分新鲜。桑普森校长理解孩子们想“额外”放松一下的心情,遇到难得的一个艳阳天,决定放假一天,给孩子们一次难得的玩的机会。这实在是高明之举。桑普森校长不但有爱心,而且有童心,他的心与孩子们的心是相通的!

而多少年来,我们却听惯了在双休日、在假期里给孩子们补课的新闻,耳朵都已生茧。有识之士“把假期还给学生”的呼吁虽然经年历久,效果式微,无情地淹没在滚滚的补课大潮中。不少学生是没有假期的,甚至没有双休日!君不见,各式

三国《三体石经》文字的“婁”旁有短斜线(图三),我探究其因,此乃被抢女由于恐惧而周身颤抖的“动势线”。抢夺女人的婁,亦是撙的先文,不断连续捕获的俘虏数目。嗟夫!久远的刳目怵心之景历历在“婁”。

楼台的台繁体作“臺”。

小篆“臺”(图四)的士(之)为建筑饰物或登臺的“足”,“口、冂”属高字省,意为高之臺,“至”指人们纷至沓来登“臺”欲观四方。

烟雨楼台

徐梦嘉 文/图

“台”是一简对多繁的字,归繁时要分别厘清:

- 1.臺指高平的建筑物,像“臺”的井台、窗台、灯台、舞台,量词的一台戏等,都用繁体“臺”。
- 2.家具的台子,台作“檯”。
- 3.台风,台作“颶”。
- 4.敬词“兄台、台鉴、台启、台端”等;地名“台州”等;古星座名“三台星”;官名的“三台”(尚书、御史、谒者总称),这些“台”无繁形。遗憾的是,近几十年来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数版《辞海》竟始终完全错误地在此“简台”后加“(臺)”,表示归繁时写“臺”(《现代汉语小词典》等也错)。而老版《辞海》《辞源》到小小的《新华字典》等字典都没有此误。

台湾的“台”繁体应为“臺”,这是水上的臺。使用繁体字的台湾地区,旧时也一直用臺,现在台、臺皆用,但在庄重场合、正确归繁时仍必须用臺。

烟雨楼台,我拨开缭绕烟雾与缤纷细雨,试图窥探“楼台”真容。在瑰美的中华字园里,又有多少还在迷蒙烟雨中的文字“楼台”,等待我们和后人瞻仰登临呢?

图一 婁(甲文) 图二 婁(金文)

图三 婁(三体石经文字) 图四 臺(小篆)

谁该生气

张人健

傍晚,下楼去开信箱取报。信箱里,又是一大堆广告纸,什么装潢广告、装宽带广告、旅游广告、购飞机票广告、买房广告,等等;更精彩的,是每家信箱口,都插着一个大信封,似贺年卡,每家每户户主姓名都印在上面,清清楚楚,就像是居委会发的。

打开一看,却是一个发自市西南角的牙科广告。真是不胜其烦。

回家刚坐定,电话铃响。“喂”。“喂,是某某先生吗?”“是啊,你是谁?”“我是某某银行客户服务,你每月水电煤一直准时交,我们优惠客户,请在星期六上午11点,到某某饭店领取纪念品,并提供午餐。”“请问,你是谁?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?”“我不知道,是领导叫我联系的。”这个电话上周来过,被我婉言谢绝了,可是,一周后又来了。“星期六有没有空?我有车来接你去,再送你回来,每人赠送一份纪念品。”

招待客户,来去有车接送,还有纪念品,提供免费午餐?没有所图,可能吗?但不能说人家是骗子,辜负人家一片心意。“现在快递好多家,你把纪念品寄快递过来吧。”我知道这不可能。“这个不行,你到底来不来?”很明显听出,对方生气了。

我挂了电话想,谁该生气?谁泄露了我们的电话号码?水电煤账单上是没有用户的电话的,尤其是那个牙科广告,每户姓名如此清楚,是哪里来的?楼上楼下邻居几十年,有些人,我们都不知姓甚名谁。真是奇怪,到底谁该生气?

凑数

夏伯年

儿子读小学时,语文老师布置写一篇作文,要求字数要在800字以上。

儿子在作文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:“……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,我睁开惺忪的睡眼,感觉到很亮的灯照在我的脸上,我便叫道:爸,快把灯关掉!爸对我说:孩子,你不要睡懒觉了,那不是灯,是太阳!”

儿子写完作文,数了一下字数,离800字还差10个字。后来,他灵机一动,将这一段的末尾改为:“……爸爸是结巴,他对我说:孩子,你、你不要睡、睡、睡懒觉了,那不是灯,那是太、太、太阳!”这样,作文正好凑满了800字。

“军迷”,应该是属于时尚一族,是年轻人的专利。姑不论军事网站有众多年轻军迷激扬文字、华山论剑,就是在书报亭热销的军事类报刊杂志,年轻人也是当之无愧的主力。我老大不小的年纪了,也来凑这个热闹,该不是自作多情吧?

但笔者可以自豪地说:我这个军迷既有“历史根底”,也有“后学功底”,真不是瞎吹的。

记得读小学的时候,父亲单位的图书馆《红旗飘飘》《星火燎原》等系列丛书,我就翻阅了个遍。

及长,军迷本色越加浓烈。上世纪90年代,我和几位同学经常到图书馆充电。他们看到我津津有味地翻阅《航空知识》《舰船知识》《坦克与装甲兵》,竟大跌眼镜。他们看不懂,是因为当时军迷

我是“军迷”

金洪远

拱手道:“朋友,不是我考你,我想请教你,当年志愿军27军赴朝鲜作战第一个战斗地点在朝鲜何处?”呵呵,这明明是考我嘛。我想都不用想,脱口而出:“长津湖!”转业朋友立即竖起大拇指,将杯里的白酒一饮而尽,然后给了我一个熊抱。我理解他对老部队的感情,当年身着单薄棉衣的志愿军27军指战员,凭着简陋的装备,在冰

